



岛城栖居地图

大 梁

刚来岛城工作那会儿，我在广饶路附近跟另外一个朋友合租房子。房子是老房，紧挨着马路，白天晚上车流不断，躺在床上能感觉到轻微的震动。房子的朝向很怪，指南针也失灵，太阳从房间的一侧升起来，一会儿就不见了。房子的布局也很怪，朋友来得比我早，选了较大的一间，放下床之后也仅仅有条半米宽的过道。我的那间逼仄得多，且因为被房东封出了一个库房，因此房间变成了六边形，躺在床上时，我经常盯着那个六边形的天花板出神，想象自己住在一个积木搭建的房子里。

那时，我已经结婚三年了，妻子还在老家上班，偶尔周末来探望，是我们夫妻俩难得的团聚。同住的朋友单身，平时我俩就搭伙做饭吃饭。下班后各自买点菜回家，就着半吊子的厨艺，炒两个小菜，或是包顿饺子，楼下打点散啤，过得也算安逸。

后来有了天下班，我们回去之后傻了眼，房门被撬开，屋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们报了警，警察上门勘察了一番，后来也没了下文。我和朋友哭笑不得，咱都穷成这样了，还能遭贼惦记，也真是遇到了不开眼的贼。朋友丢了块手表，地摊货，二十几块钱，我则毫发无伤，不光是没有现金，连点值钱的酒和茶都没有，估计让那毛贼也很郁闷。

经此一役，我们就惦记着搬家了。朋友筹划着结婚，已经在别处安居。我也搬离了六边形房子，附近又找了个一居室。这时候妻子就

搬过来了，房子虽然小，但起码夫妻团聚，彼此有了照应，心里也踏实一些。这个一居室其实是个半地下室，刚来岛城的我们，对潮湿的理解欠佳，伏天就吃了教训，房间里到处涌现霉斑，洗的衣服几天也晾不干，而且房间久不见阳光，到处都泛出发霉的味道。我和妻子一合计，还是得搬。

觅寻了一圈，还是在广饶路上一个小区找了套老房，好处是进了小区里，不临路，安静了很多。老房是个三楼，房子有四十平，卧室不小，还有个不起眼的小厅。厨房和卫生间都极为狭窄，仅容一个人转身。现在回想起那段，大概是初来岛城的几年里比较安逸温暖的时光。那期间，妻子怀孕，每到晚饭后，我都会陪她在楼下的小凉亭走走转转。后来妻子生产，还是返回了老家，一则是父母在老家，照顾得周全，二是租住的房子太小，条件也差。孩子出生后的几个月，刨去陪产假，我就只有周末才能回老家，平时只能通过视频缓解相思之苦。

在这套老房住了不到一年，赶上市里配租人才住房红利，我在海岸路上选中了一套。房子九十多平，精装未入住，里面基本家电用具都配置齐全，稍微添置点家具就能拎包入住。这时孩子已经三四个月大，担心新房对孩子有影响，还是等了几个月，直到她七八个月大时，才把她和妻子接来同住。这时母亲也随着一同前来照看，父亲还没退休，有时休息了也来住几天，一家人算是终于得以团聚。

日子不禁过，打个喷嚏的工夫，孩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小区里就有个幼儿园，离家不过五分钟，而且是新校舍，孩子很喜欢。每天不用催，蹦蹦跳跳地背上小书包就跟着奶奶走了，很让人省心。

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里，也渐渐地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原来看着挺偏远的一个地方，后来也觉得挺适应。楼下有篮球场，运动遛娃很方便。旁边还有一个不小的菜市场，海鲜蔬菜水果百货一应俱全。楼下门口的网点开了超市和诊所，还开了几个小饭店，生活上的便利也让本是浮躁的心暂时有了喘息的机会。

那几年，唯一苦的就是父亲。母亲长期在岛城帮我们看孩子，父亲一个人在家，吃穿跟不上，父亲好喝酒，自己一个人也懒得侍弄菜，经常是上顿下顿地凑合着来。日子久了，身体吃不消。有一年，父亲破天荒休了几天假，母亲的脸色不好看，一问才知道，原来父亲腹痛已经数月，以为是胃出了问题，连吃了几天药也不见好，就想着来岛城大医院检查检查。我赶紧给父亲挂了号，陪他去检查。一查才知道是胆囊出了问题——胆囊炎，大夫说再晚点就得把胆囊切掉了。后来开了对症的药，吃了一段时间，才得见好转。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身体，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更不用说觉得心里有愧的母亲。

孩子即将上小学前，市里又有了好政策，

新小区里有产权型的人才公寓，可以享受人才补贴，跟家里一商量，我们把老家的婚房卖了，来岛城交了首付，又贷了笔款，算是在岛城扎下了根。后面就是紧锣密鼓地装修房子了。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赶等着装修好了房子，才发现周边没有太好的学校，我和妻子又犯了难。是背上压力上个私立，还是委屈孩子上个一般的学校？最后我们咬了咬牙，又把孩子发配回了老家，妻子也做出了巨大牺牲，辞掉了稳定的工作，专事陪孩子上学。

放着已经装修好的新房，又回到起点，让我和妻子每次回想起来，都会禁不住质疑这个冒险的决定。可日子不等人，孩子上学、入学，日期板上钉钉，由不得半刻走神。好处是，爸妈团聚，含饴弄孙，苦的是我们夫妻，又要两地分居。不过好在通了高铁，往返也不过个半小时，算作惨淡的安慰。

每当我一个人在岛城时，经常会想起当年独自在家的父亲，一个人的饭的确不好做，守着一屋子不会说话的家什，那份清冷也的确不好受。所以我看到，每次只要我回家，母亲都会提前备好一大桌好吃的，生怕她儿子受了苦，可怜天下父母心。

回看十年来路，在岛城的兜兜转转总结下来就是俩字：折腾。其实想想，人活一世，不就是不断解决老问题，面对新问题嘛，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为了更好地活着，把日子过得有盼头，有甜头。心里想着家人，家就在心里。



诗情画意

悼念抗日英雄老伊万

(诗二首)

毛秀璞

墓碑

他用整个晚年
寻找墓碑寻找沉睡在中国大地
为赶走恶日寇
与他一起流过鲜血的人他也曾经让我一起
帮助寻找他生前找到了许多
失散的碑林
曾经许多次从万里之外
向牺牲的战友敬礼还为此写书
《长眠在中国大地》为了他的嘱托
为了共同的怀念
我也成了探望墓碑的人今天我从中国青岛
从父母的墓碑出发
在莫斯科郊外
来到另一座梦中耸立的墓碑前虽然眼睛潮湿模糊
我还是看清了一个不朽的名字：
抗日老英雄——
瓦西里·伊万诺夫

永远的抗日老兵

在莫斯科巴特尔大街
抗日英雄展窗
老伊万朝我微笑像二十年前一样慈祥
我赶紧立正站好
向英雄敬礼他竟然走过来
拥抱我
像二十年前一样
紧紧拥抱
尽管他右臂留着
日寇的刀伤他又一次向我讲述
东北抗联的风雪往事
如数家珍般说着
那一个个抗日英雄的名字我永远记得
他当年用自己肩头的粮食
为东北难民煮粥的故事
一个穷得连碗都没有的难民
只能用双手捧着粥
回家给母亲吃那一刻激起了他与战友
杀退日军的坚强决心那天莫斯科郊外细雨蒙蒙
其实没有雨
我眼眶也是湿的临别时老伊万又一次拥抱我
我知道他除了拥抱我
一位中国诗人
还在拥抱年轻时
在中国东北打击日军的年轻的自己

往事如风

老家院子里的大树

邢 琴

其实母亲很爱花。但七八十年代那样的光景里，她只顾忙活一家子的生计，没有空闲侍弄花。种树，算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勉强。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榆树。这棵榆树又高又粗。粗得我一个人抱不过来，高得似乎要顶进天空的蓝里。榆树长得毫无节制，他的枝叶覆住了平房的上空。我们那里的平房是真正的平房，屋顶就是一个硕大的平台，既是房屋顶，又可以在上面晒粮食。

夏天最惬意的事情就是晚饭后躺在平房顶上乘凉。要好的大人、孩子们都会自带凉席子，在平房上大家齐齐躺着，摇蒲扇，说话儿，看星星。隔壁的男孩子在大人躺的旁边生了一堆火，忽然之间开始一阵“扑啦啦”的声音，大榆树上的知了成群地扑向火堆。我惊异极了，不知道还能用这个法子捉知了。期待以后每年用都用这法子捕蝉。

没有想到，刚开春，爸爸就召集人伐掉了这棵榆树。伐了榆树，好在这里打上水井。大概有五六十个壮汉，把树伐掉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我之前听大孩子说过，知了要从土里钻出来，是需要在地底下长七八年的，就一直围着树坑转悠。不一会儿，就有一铲土滚在我的脚边。我定睛看去，土里果然有几个灰白色的团儿，那是还没长成形的知了幼虫，头还是尖的，爪子也没生长。

几天时间，这里升起压水井。旁边的石榴树就出现了。按照时间来算，这棵石榴是姐姐出生那年种下的。也就是有我的时候，石榴树已经四岁了。在我的印象里却总觉得是没大榆树才有了石榴树。

我比任何人都上心。春风来了，我盼望赶紧刮开石榴芽；夏天到了，我看着一棵浓绿的叶子深处开满火红的花朵；秋天来了，石榴结满了果，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围着树数个数，嫩黄的叶子落在地上铺成毯子；冬天到了，我会不时地抚摸一下粗砾的树干，让它知道我的挂挂。

每年春天，石榴树都会抢先抽出红色的小嫩叶，我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石榴树一年比一年有生机，越长越大的石榴树成了整个院落的重心。我担心石榴缺水，总不分时间地浇灌。母亲告诉我，压水井是地下水，压上来的水非常凉。用这样的水，在盛夏的中午浇给石榴，冷热太骤，石榴会生病的。我开始感受到了石榴树的生命温度。

后来，母亲养了一群鸡。无知的鸡群夜里总要飞到石榴树上睡觉。我不喜欢鸡总是踏在脏泥水里的爪子，抓在干净明翠的石榴枝叶间。每天傍晚时，我总要看着鸡群远离开我的石榴树，才进屋子。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直到，我们搬了家，卖了房子。

东院墙的墙根，还种了一棵杜仲树。那时候，听不懂大人说杜仲。因为这棵树浑身上下都能拉丝。我和姐姐就叫它“拉丝树”。沿着叶子边缘的锯齿慢慢撕开，会有连绵的白色丝线拉出来，越拉越长，韧性十足，我们常常扯几片叶子，比赛扯开叶子后，谁能拉出更长的丝线。

东墙边的邻居跟我们家特别交好。往往，邻居家婶子就在墙头喊我妈。有时候是她家包了饺子，有时候是刚发生什么新鲜的事情急于交流。婶子拨开杜仲树的大叶片，露出了她圆圆的红扑扑的脸，手一托高，是一盘饺子。有时候，她把我妈叫过去，两个人就在墙边喊喳喳地聊天。杜仲树的枝叶就像她们掀起的门帘，商量完了，把手拿开，一片杜仲树的叶子唰地回到原位。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实在太有趣了。我当时想到“听墙根”这个词，就该改成“说墙根”。

后来，这棵被一个瘦的像猴儿一样的南方人给盯上了。他每年夏天都操着一口卷着舌的南方话来说游说我妈。希望我妈妈把这树的皮剥了卖给我。

这棵杜仲树，乘着都是欢快。我们搬走的时候，不知道它还是不是继续乘着这些欢快。

五间瓦房和五间平房之间，就盛着这样一个院子。我在这个院子里的喜怒哀乐被这些大大小小的树一起包裹在岁月的年轮里。

石榴采摘下来后能够放很久。搬家的时候，母亲采了几颗又大又圆的石榴，带到了新家。石榴慢慢风干得像铁砣一样坚硬，几乎被我们像标本一样保存了好多年。我们都把时光抽干了水分。

那些随随便便长着的大树，陪伴着院子里随随便便长大的孩子们。孩子们离开了，大树们都没了。

后来，再想，还有什么可回忆呢？从来就只是回忆里的回忆，在跟时光较着劲吧。

想念我的大树们。